

〔本書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經費補助&通過學術審查〕

語言與國族的文化辯證： 法語的案例

*The Cultural Dialectic of Language and Nation:
The Case of French*

陳健宏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語言與國族的文化辯證：法語的案例／陳健宏作。

-- 初版。-- 臺北縣永和市：Airiti Press, 2010.06

面；公分

ISBN 978-986-6286-15-5 (平裝)

1.法語 2.語言學 3.歷史 4.國族認同

5.文化研究

800.942

99007938

語言與國族的文化辯證：法語的案例

【本書經雙盲學術審查】

作者／陳健宏
主編／曹逢甫
總編輯／張芸
責任編輯／古曉凌
封面編輯／吳雅瑜

出版者／Airiti Press Inc.
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電話／(02)2926-6006 傳真／(02)2231-7711
服務信箱／press@airiti.com
帳戶／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中和分行
帳號／045039022102
法律顧問／立暘法律事務所 歐宇倫律師
I S B N／978-986-6286-15-5
出版日期／2010 年 6 月初版
定價／NT\$ 4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135.00

H3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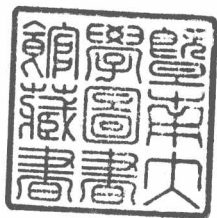
20111

港台書

語言與國族的文化辯證： 法語的案例

陳健宏 著

airiti
press.



《語言與國族的文化辯證：法語的案例》

目 錄

序 言	5
第一章 從高盧到法蘭西	11
第二章 法語通行天下：國族精髓的神話	103
第三章 法語學院的語言政策與美學	169
第四章 從大革命到後殖民時代的法國	195

序 言

「在法語歷史上留下痕跡，這就是我的興趣所在。我憑著這股熱忱活下去，要不就是為了法國，至少是為了數個世紀以來法語所包融整合的某種事物。我想我愛這個語言一如己命，甚至超過任何一個純正法國人好幾倍，因為我像受到接納、捨此無他採用這個語言的外國人一樣深愛法語。狂熱與日俱增。」

（“Laisser des traces dans l’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voilà ce qui m’intéresse. Je vis de cette passion, sinon pour la France, du moins pour quelque chose que la langue française a incorporé depuis des siècles. Je suppose que si j’aime cette langue comme j’aime ma vie, et quelques fois plus que ne l’aime tel ou tel Français d’origine, c’est que je l’aime comme un étranger qui a été accueilli, et qui s’est approprié cette langue comme sa seule possible pour lui. Passion et surenchère.”）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九日，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接受法國《世界報》（*Le Monde*）訪問時所說的這一段話（Derrida 2004: 13），再次確認了他在《他者的單語主義》（*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1996）中語帶反諷的自期：「法語的最後一位維護與發揚者」（“dernier défenseur et illustrateu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Derrida 1996: 79）。

法國歷史上捍衛國族認同標誌——法語——的知識份子，德希達雖然不是第一個，但是也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世界報》訪談之後不滿兩個月，這位「使美國人愛上哲學的哲學家」（法國《費加洛報》〔*Le Figaro*〕用語）旋即於十月九日辭世，除了留下等身的著作之外，似乎也告訴世人法語當前所面臨的「語言戰爭」（"la guerre des langues"）（Calvet 10）距離結束還很遠。當前美式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歐洲式反全球化（altermondialisme）兩股思潮競爭拉扯的世界局勢之中，「語言戰爭」雖然隱而不顯，卻是最具指標性的一環，同時也是文化、語言研究不可忽略的課題。

一種語言在國際間通行的程度是該種文化興盛式微最具體、最直接的指標，其中隱含國際政治權力運作的基本架構：對於法國文化而言，這點尤其真確；對於法國人而言，這項體會格外深刻。從語言傳播發展歷史的角度審視一國文化在當今世界的地位，這個觀點適巧位於語言學、歷史、文化研究的交會之處。本書遵循外在語言學的方法，透過文化研究的視野，選定法語演進的歷史為研究對象。所謂文化辯證就是特定文化環境裏諸多陳述的對話，從中勝出主流陳述與非主流陳述；同時，主流陳述反映出當時、當地的價值體系，折射出諸多主流、非主流陳述間競爭的光譜。這樣的邏輯同時適用於更大範疇的特定文化環境，也超越了法國學者卡維（Louis-Jean Calvet）所謂「語言戰爭」的視野。

本書的緣起乃是筆者教授法語和法國文化的過程中，深感

中文書寫的相關教材欠缺，於是著手撰寫。越寫越深入，單篇論文最後意外發展成專書的篇幅。本書的寫作從蒐羅資料到落筆，時間超過一年，第一、二、四章曾經先後以比較簡短的形式發表於《當代》雜誌，而第 209 期專輯的〈編輯室手記〉也蒙主編恆煒兄委由本人執筆（詳見以下「引用書目」）。

其次，書本付梓之際，增補引用文獻的原文作為對照，提供專業探討的視窗。

筆者構思、撰寫本書的漫長過程中，與所有學術中人並無二致，敬謹爬梳大量典籍資料，基於學術倫理，並且出於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盡其可能追本溯源，力求忠實呈現事物真相。尤其在外語名詞的逐譯方面，中西文化交流的悠久歷史上，前人曾經使用過的譯名，值得再次商榷、斟酌者真是不勝枚舉。筆者針對這類問題，一律以該名詞出現的原始語言作為翻譯依據，隨後以括號附上原文，而如果原文是罕見的古希臘文，則甚至附上法文與國內較為通行的英文。另一方面，外語名詞的漢譯必須精確傳達指涉（réfèrent）的實際內涵；在此僅以本書第三章所探討的「法語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為例，釐清本書某些譯名之所以不同於前人者背後所隱含的考量。法語學院現為法國最高國家學術研究機構——法蘭西學術院（Institut de France，近似中國古代的翰林院）五大學院之一，其餘四所學院包括銘文暨純文學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精神暨政治科學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美術學院 (Académie des Beaux-Arts)。法語學院的主要職掌在於維護法語所謂的「純正」(pureté)、編纂法語辭典，因此法文名稱中的形容詞 français 應該意指「法語的」，而非前人所理解的「法蘭西的」。「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 (Schiller 38)，語言史或者文化史都是席勒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所謂「世界歷史」的一部份，當然適用這項判準；而筆者撰寫本書時，如同服膺席勒名言的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一樣，奉之為圭臬 (Hegel 503-512)。如今，拙著已經進入「世界法庭」的「司法程序」，只有靜待方家讀者的批評指正。

最後，本書的撰寫於民國九十六年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經費補助 (計畫編號：NSC 96-2420-H-006 -020)，謹誌謝忱。

引用書目

中文部份：

- 陳健宏，〈從高盧到法蘭西〉，《當代》209《語言與國族的文化辯證專輯》（2005年1月1日）：22-35；210《語言與國族的文化辯證專輯》續篇（2005年2月1日）：44-74。
- 〈法語通行天下：國族精髓的神話〉，《當代》209《語言與國族的文化辯證專輯》（2005年1月1日）：36-63。
- 〈編輯室手記〉，《當代》209《語言與國族的文化辯證專輯》（2005年1月1日）：144。
- 〈從大革命到後殖民時代的法國：語言與國族的文化辯證〉，《當代》224（2006年4月1日）：84-107；225（2006年5月1日）：112-135；226（2006年6月1日）：122-133。

西文部份：

- Calvet, Louis-Jean. *La Guerre des langues et les politiques linguistiques*. 1987. Paris: Hachette (coll. "Pluriel"), 1999.
- Derrida, Jacques.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ou la prothèse d'origine*. Paris: Galilée, 1996.
- . Entretien. Propos recueillis par Jean Birnbaum. *Le Monde* 60.18526 (jeudi, le 19 août 2004): 1 et 12-13.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Werke*, Bd.7,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Mit Hegels
eigenhändigen Notizen und den mündlichen Zusätzen.* 1820.

Hrsg. Eva Moldenhau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8.

Schiller, Friedrich von. *Werke in drei Bänden*, Bd. 1. Unter
Mitwirkung von Gerhard Fricke. Hrsg. Herbert G. Göpfert.
Nachwort von Gerhard Fricke. München: Carl Hanser,
1966.

第一章 從高盧到法蘭西

——意識不再是單純的擬想本身，而是本身作為外在世界所質疑存在的擬想，身份岌岌可危，勢必奮鬥才能存在。他者時時危及同者。意識的新地位一言以蔽之就是反面性。（“La conscience n’est plus la simple représentation de soi-même, c’est la représentation de soi comme un être contesté par l’univers extérieur, dont l’identité est précaire, et qui doit lutter pour exister. L’autre met en danger le même. Un mot résume ce statut nouveau de la conscience, c’est celui de négativité.”）

～戴恭柏（Vincent Descombes, 1943- ）（Descombes 36）

——發言行為從來就不是中立的。（“Parler n’est jamais neutre”.）

～伊西嘉黑（Luce Irigaray, 1932- ）（Irigaray 1985）

〈史特拉斯堡誓詞〉（les Serments de Strasbourg, 842）

——國家與語言結合在法國是歷史悠久的傳統。（“In Frankreich verbindet Staat und Sprache eine lange Tradition”.）

～杜呂翁（Maurice Druon, 1918- ）（Druon 188）

西元前五二年秋天，高盧抗暴聯軍統帥魏森傑鐸利克斯（Vercingétorix, 72-46 B.C.）於阿雷季亞（Alésia）被羅馬將軍

凱撒（Caius Julius Caesar/Jules César, 101-44 B.C.）包圍，突圍無功後棄械投降，於焉開啟了高盧羅馬（gallo-romain）文化的紀元。自此以後，拉丁文成為高盧地區的主流語言，逐步整合當地的塞爾特語（le celte）與高盧語（le gaulois），形成現代化、統一的法語。

約當西元八世紀中葉卡洛林王朝（les Carolingiens）建立，法國由西向東，從今日的波爾多（Bordeaux）、昂古列姆（Angoulême）、里昂到格勒諾勃（Grenoble）連成一線，分成南北二大方言地區：十四世紀初年義大利詩人但丁（Dante [Durante] Alighieri, 1265-1321）根據這二大方言表達「是的」（今日法語 oui）的用語，稱呼北方的方言為奧易語（langue d'oïl），南方的方言則叫做奧克語（langue d'oc）（Alighieri 16）。奧易語在語音上變化較大而快速，奧克語則比較接近本源的拉丁語。

法語發展史一般分為三大時期：一、古法語（l'ancien français）時期：以大約寫成於一〇四〇年的〈聖亞歷克西斯生平〉（*Vie de Saint Alexis*，約 1040，長六百二十五行）一詩為濫觴，至一三三七年英法百年戰爭（la Guerre de Cent Ans, 1337-1453）爆發為止；二、中古法語（le moyen français）時期：自英法百年戰爭伊始至一五九八年第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宗教戰爭（les Guerres de Religion）¹ 結束之時；三、現代法語時期（le français moderne）：宗教戰爭結束之後至今。

現存最古老的法文文獻為八四二年的史特拉斯堡誓詞，這項「法語作為書面語言的出生證明」（"l'acte de naissance du

français en tant que langue écrite") (Hagège 11) 以羅曼語與日耳曼語書寫而成，不但標誌了法語發展史的起源，同時也見證了法國歷史演進的一個關鍵階段。

神聖羅馬帝國 (Sacr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ae/ 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Saint Empire Romain Germanique/Saint Empire, 962-1806) 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 Carolus Magnus, 742-814) 之子路易一世 (Louis 1^{er} le Pieux, 778-840) 於八一六年繼任皇帝，次年即著手安排廣大帝國的繼承問題。他第一任皇后額敏佳德 (Ermengarde, ? -818) 所生的三個兒子之中，老大洛泰爾一世 (Lothaire I^{er}, 795-855) 領有隆河 (le Rhône) 以東、萊茵河 (le Rhin/der Rhein) 以西的土地，並且承襲帝位，可以號令他的兩位弟弟；老二貝班一世 (Pépin I^{er}, 803-838) 受封於阿基甸 (Aquitaine)；老三路易二世 (Louis le Germanique/Ludwig II, der Deutsche, 807-876) 則分得巴伐利亞 (Bavière/Bayern)。此外，查理曼大帝次子貝班 (Pépin, 777-810) 的兒子貝納 (Bernard, 797-818) 獲得了義大利，並且同樣受令於洛泰爾一世。路易一世這項分封違反了法蘭克人 (les Francs) 均分繼承的習俗，可以預見的是尚處髫齡的路易二世與貝班一世有朝一日一定會起而反抗，而貝納旋即反叛，卻因此喪命。

八一九年，鰥居的路易一世續弦，他的第二任皇后尤蒂德 (Judith de Bavière, 約 800-843) 為他生了一子查理二世 (Charles II le Chauve, 823-877)。為了他的么子也能擁有自己

的王國，路易一世準備削減他三位年長兒子的封地，這引起三位兄長不滿起而反抗。皇室父子、兄弟之間的爭戰導致帝國分崩離析，三位皇太子必須不斷犒賞支持者權力、財富以換取效忠，結果手中掌握的管轄權逐漸流失：八二〇年時，帝國已經陷入一片混亂。八三三年，在柯爾瑪（Colmar）附近的「謊言戰場」（Champ du Mensonge），洛泰爾一世、貝班一世、路易二世三兄弟聯手，賄賂大批帝國軍隊棄甲逃亡，路易一世、皇后尤蒂德、查理二世皆被俘，三位皇太子逼迫皇帝公開懺悔加以羞辱，隨後將他幽禁於修道院。

洛泰爾一世、貝班一世、路易二世三兄弟的聯盟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長兄洛泰爾一世是這次叛變的最大贏家，他全數奪得父皇所擁有的權力。貝班一世與路易二世於是轉而反對洛泰爾一世，協力釋放路易一世，使他在八三五年復位。

八四〇年路易一世駕崩時，帝國一統的觀念早已蕩然無存。路易一世的四個兒子根據法蘭克人的繼承習俗，分得等數的宮殿與領地，但是犬牙交錯。洛泰爾一世雖然承襲了皇帝的封號，地位並不比較優越，實質意義僅僅在於統轄了艾克斯（Aix）與羅馬二座首都。

基於疆域涇渭分明的必要，洛泰爾一世搭擋阿基甸的貝班二世（Pépin II d'Aquitaine, 約 823- 864 後）對抗路易二世與查理二世組成的一邊，八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雙方於勃根地（Bourgogne）布伊塞的封特諾瓦（Fontenoy-en-Puisaye）交戰，戰況異常慘烈，血流成河。路易二世與查理二世的一邊最後獲

勝，但是為了鞏固戰果，二位君主八四二年二月十四日聚集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立誓結盟，同心協力對抗洛泰爾一世：

Pro Deo amur et pro christian poblo et nostro comun salvament, d'ist di in avant in quant deus savir et podir me dunat, si salvarai eo cist meon fradre Karlo, et in adiudha et in cadhuna cosa, sicum om per dreit son fradra salvar dift. In o quid il mi altresi fazet. Et ab Ludher nul plaid nunquam prindrai qui meon vol cist meon fradre Karle in damno sit.（基於崇愛上帝，基於基督教人民與吾等二人共同福祉，而今而後，吾立誓竭盡天賦所知所能，萬事支持吾弟查理，一如兄弟所當為，只要彼同等相待；並絕不與不利吾弟查理之洛泰爾妥協。）（Lagarde et Michard viii）

In Godes minna ind in thes christianes folches ind unser bedhero gehaltnisse...（轉引自：Hagège 19）

路易二世與查理二世二位國王分別以對方軍隊的語言（也就是日耳曼語與羅曼語）宣誓，以求得更廣泛的見證。這項盟約向洛泰爾一世明白宣示結盟雙方堅定不移的承諾，迫使皇帝不得不於八四三年八月與路易二世、查理二世簽訂著名的凡爾登條約（traité de Verdun），承認帝國版圖正式分裂，並且放棄皇帝封號相關的優越權力。從此以後，帝國三分天下的大勢底